

豫

章

叢

書

第二
五
冊

須溪集卷四

宋 劉辰翁 撰

記

吉州龍泉縣新學記

天下未嘗一日廢學自孝弟日用君臣上下厯象祭祀官寺曲直使客應對軍師名義市井然信器服度數事事物物皆道事事物物皆學道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夫婦之愚由之而不知學者習焉察焉是故以校庠序學不以無校庠序而不學而校庠序亦不絕於世者則長育人才之事自不得不由此其懸耳

混一以來文獻次第舉或者遂謂儒生出吏胥異教
下俎豆不復設設亦戲會二三廉吏典刑相望閔焉
於禮樂之缺失布德音厲名教於是收綺席於園蔬
扶壞壁於馬廐然周爰所不及者其縣懸遠也龍泉
又遠也迺五星聚南斗之明年乙酉三月龍泉改夫
子廟廟新學遂濱之誦曰我有夫子魯人祀之我有
弦歌嘉賓啟之誰能紀成千載俟之則相率具吉水
朱簿請孫氏沒官宅爲夫子廟狀俾來願記其始簿
名憲東平人也以檄至龍泉謁殿圓視門扉齋廬無
一有負城濠迫江岸水歲至歲陷慨然曰吾魯人也

吾不可以不力於夫子吾嘗製諸暨事夫子如魯屬
邑簿亦有意素定是日相攸得孫氏故居金山之麓
夷曠高敞極四面中僉曰邑何不燬存是如有待朱
簿以是馳白郡如邑諸邑令佐學宮多士興起如湧
奉城外遷城中庚寅舍菜予披圖諗狀爲諸生歎曰
學官廢學有矣有以遂事興者乎何所爲而爲之不
可當吾世而廢吾邑學吾邑也吾興之可也異邑之
大夫何所爲而爲之二三子亦知之乎此夫子所不
能得於晚周者也今人惟見衮衣赤舄萬世通祀以
爲賢於堯舜之世不知從其祀者非畏匡之士則陳

蔡之役也蓋聖人之業勤矣今吾兵革之後得與周
餘幸民間居無事詠歌先王之道又邂逅往來賢人
君子拾遺補闕不惟有綿蕝之觀而又有爽鳩之樂
大哉居乎此一邑之士所不能得於其盛時也簾垂
白日世短年長豈無老恤傷懷而抱不用之恨者乎
毋亦惟是聖人復起斯文未喪身爲顏閔抑何爲於
此道未嘗不見用也以吾道爲不用則佛氏獨得而
用之乎彼無君臣上下者也以吾道爲無用則老氏
獨得而用之乎彼垂以身爲天下者也今夫敬忠以
臨其民孰非夫子之教是吾道賈然獨立於天地之

間萬法之表道用於時豈必其我四時行矣百物生
矣復欲爲於四時百物之外天厭之矣人亦有言用
舍行藏在舍能藏惟有道者能之故曰惟我與爾有
是傷夫吾黨之無人也是鄉俗厚氣淳前修未遠忠
信多而甚好學爲士此時惟當灌園以給公上謹身
以訓閭巷他年過是邑者聞有處士之廬能卻城圍
於三十里幽居谷口者又隱然名重於京師素位而
行其必自平時不由徑始不然道未嘗廢也人廢之
人未嘗廢之士廢之學固未嘗不盛也嗚呼吾於父
兄師友至卷卷也

多餘集卷四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禪寺記

佛滅度後二千二百六十年爲大曠劫來未曾有曠
劫上自義農堯舜聖賢文獻神明帝胄王侯列國仙
眞海嶽三宮九廟玉堂金門臺省館學上林却第州
縣亭驛庠塾禮殿園池故家田廬邱壠斷烟廢址荒
墟殘照以至無有區宇情識沉淪跡絕雖如天竺靈
隱淨慈徑山諸大寶刹漂搖慘愴晝無遊者祥符此
時在吾城中號第一禪又自往年圯壞欲盡齊厨網
堂當序器塵頽廊蕭然不待兵興無復起理有大比
丘寶龍居會自嶽來歸推重教席入門而歎鄉閭古

寺凋敝至此會當干戈南北縱橫歲儉人飢豪右哀
落施者猶丐工價騰湧官無闔廬敗不遑救又於其
間樓船駕海斬伐百祀六合爲爐鐵牡欲飛祥符此
時乃能新成晃如湖山起自衡簷以棲過笠中建雲
林開合萬眾道人高坐風旛堂堂梵僧來禮初見儀
矩鐘樓藏殿壞無不舉金晶碧映塔崇故本侵者歸
疆壁湧諸天燈微內外用意久遠積銖銖索息傳之千
燈丙子庚辰工費萬億不知昔者祥符盛時亦如是
否於是觀者贊歎疑怪會雖宏願以何化力時細舉
羸舍舊圖新於滅劫末鬱爲莊嚴是大希有求記於

予予曰盛衰反覆之變天也蓋故老嘗言過江前城
內外惟開元併圓通塔院藏院爲一而祥符直慈恩
之羅漢一院耳計嘉初基牆垣繚繞鼓鐘鏗鉤高下
相應紫城帶圍鱗襲霧合何其壯也衣冠僑寓以來
蝸爭蟻附侵爲世業橫列萬間佛且餘幾甚者寺田
千石擅入一姓蒼頭廬兒犴吠高閣零丁食鉢仰哺
而蹴與薄貸而厚賈當其時雖把茅蓋佛不可得於
是亦幾年矣佛者下於凡民之間以不爭爲業而儒
代斥之爲名高官淫用之如贅附孰知好還之故其
事烈其言長吾以世外觀人間意天之厭是人也亦

既久矣明黨也而清流清談也而橫議忿消世短事
快國亡吾以一寺之區區言之而讀吾記者可以三
太息而垂涕矣天何分於彼此佛何與於榮衰雖世
界起滅因緣受報皆繇一念相續幻空空盡彼其不
壞者不在此而狂爭倒見從斷執常則亦達者之所
隱笑耳世之變也有過其舊者有不如舊者舊有因
有改若大中祥符之寺則莫之改也而物有改之者
矣蘇明允記其鄉圓覺院慨然有感於楚漢之際曰
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陳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
貳則爲愈夫其記圓覺也而及此爲不切吾取以記

大中祥符大中祥符則然

吉州能仁寺重修記

往時春遊出半蘇堤過鳳山能仁止觀道場在二園間古木蕭然前塵自消予時過詩入堂下曳倦入寺尋山谷留題徘徊受禪師井塔久之聞塔下泉聲泠然乃能去後數年過之則荒苔路斷種爲墓林山門晝扃鐘鼓弗考僧散莫居又二十餘年而德祐初元融堂冲師拾於衆人之所不取蓬累處焉予乃避亂禱張祠識之頽簷之下衣弊履穿賓主不備然空空有意興復首以記請余甚嘉而狂之爲舉荆公龍興

寺記語爲笑出寺門見斷經幢草間摩挲髣髴認唐
咸通字歎興廢之去來託浮沉於俯仰茫然知復來
者之何如而睠焉圖余以不朽也然自是有城西來
者言能仁再造棟宇日盛衣冠時至贊歎佳勝篇詠
不絕惟余想見舊處淒其如初會去年採菊至林下
師坐堂上汲止觀泉煮羅漢手植雨供余迴廊蠅螟
重簷靜深龍象從容樓閣飛動憑闌草竹猶有佳色
念往時徵記以爲戲論今而余諾之有宿責蓋爲之
周遭徙倚舉目蒼然彼汪堤與會圍復安知其至此
因問師以何佛力建此勝事師曰吾空鉢入山視諸

山藏薄寺又曰覺昔在景祐本公則有若應真堂堂
化供吾何佛力之有雖是先疇之不腆以誨潘升一
二居士割田勸相地靈悔禍侵疆來歸人持華嚴選
入吾社陵遷谷滿粥熟魚清祠山其顏復創金碧吾
能勤能儉而不能者時時自當爾如雪地麥如山頂
泉善哉乎冲往時士大夫爲縣或始至一郡必曰不
可爲卽小腆如出已力厚秩以邀之峻遷以答之猶
有赴北門而怨南山者而釋氏之徒以攻苦出願力
撥亂起廢孝俛焉若有迫而爲之雖歲增千柱日食
萬指亦祇爲吾道蓋是無能名無實功無盡分也則

凡能言者媿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虛徒
飛書倚牘攜上聽市眾援死之曰墓有諛史有諠蓋
知者以爲民賊而論者以爲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
異彼也言之何及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
以所可羞庶幾虛僞省而真實見如仲才使冠巾與
人間事吾豈憂殘傲與凋乏哉一廢一興必有痛懷
千古者而後識吾言之悲也盡天地皆佛心則皆能
仁也而儒者以仁爲公爲覺爲愛爲當理而無私心
之謂講焉而未已而皆其似也若未有文字之先卽
有天地之後豈可以一言盡哉既有天地無一物而

非仁未有文字無一事而非仁不知全體則質之手
足證之一果一核自以爲似而其實愈遠惟佛以不
能爲能而吾以無不能爲能以無不能爲能則雖堯
舜有所不能矣前所陳者皆能也而未至於無能也
無能者不在是無能者無不能也師於是勞勩七年
矣山前後應復者無不復應有者無不有又種松鬚
竹坪古路蟠青翳密位置亭次映帶八泉將復爲禪
林勝處而退然不以爲能事方卷卷焉理詩人堂表
山谷祠余問師修復至此備矣止觀塔安在師從坐
起立目光炯然

南岡禪寺記

山起於空虛微塵不息一下一高其奮爲東山也勢至已不可遏然猶坡陀蜿蜒平田廣澤之間憇焉爲南岡岡隆隆爲寺寺於治平間爲禪山田百餘視吉文諸禪尤下余遊玉笥西歸宿焉寺創如新完且弗飾門徑荒唐松竹手植戢戢老能披霍說法殘僧數鉢視如叢林方規隱然余周回太息國無喬木久矣高陵下谷望而蒼然者必寺而茲寺亦翦無幾舊惟一藏龍光出焉想見成時參差曲折暉映宏稱然循其初則皆幻也繇山有木繇寺有鐘鐘鳴法食窗列

慈翠比於萬石之家千室之邑種種贍足祖孫不替孰知一麻一麥建立次第哉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以西笑興慮亡不增益成麗獨此莽蒼初見成立而能力亦少極矣鄉非此僧用意於眾人之所不視豈復有寺哉而能方感然惟一大藏未了不爲能事余笑曰人苦不自足方其爲荒邱敗窟也欲求佛不漏不可得今橫膝敷坐長廊轉日見在豈不十七八何不安意慰願如是如是可矣尙皇皇南岡曰吾法以不住相布施故爾余曰不然譬如馳求徑行萬里無有住處以爲不住已改住法以住爲利況住亦礙不